

惹麻烦，并没有做彻底，或许其他还有要退的，其实现在世人的觉醒程度很高。

有时真让我惭愧，一次坐车去机场，很自然的和身边的人讲了三退，都退了。下车时，一个已退的男子兴奋的叫住坐车前排的他的妻子，好象告诉她刚发生的事（劝退）应验了什么，我又给他妻子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她立刻就同意退了，还说：“谢谢神的救度”！是啊，觉悟了的世人都能明白这一点，我们自己还有什么理由陷在人中走不出来？

还有一次，一个车间的工人到我办公室，也不办事，就站那望我笑，我告诉他三退的事，他是个邪党党员。刚开始他不退，我继续和他聊，说这是一种天象的变化，神佛在救人，只有顺天意的人才会有未来。他问我：“你是不是神？如果你是神我就相信你。”我告诉他：“你就把我当成神的使者好了，我是按神的意愿在做事，为你好。”最后他退了，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我的办公室。人神一念，全在我们自己把握了。

“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的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师父肯定了人民币讲真相的作用，这是一种无脚走千家的真相资料，我也自己在人民币上打印真相，再用出去，开始一张一张的用，现在也可以一次同时用几张出去，很顺利。

历时五年的流离失所，我回到了家乡。“同样人要有人生活的空间和生存的条件，也是要维护的，人还要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的。”（《转法轮》）我悟到师父并没有给弟子安排流离失所，我这五年其实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一切都要归正。回来后，我每天发正念都持续清理时不时到我家乡找我的邪恶。几天后的一次发正念时，一个声音在我耳旁大声说：不来了！我立即发出一念：不行！不来了也不行，要彻底清除！这段时间发正念加进“立即结束迫害”这一念时，感到手掌发出的能量强大汹涌，我知道这就做对了。

师父说“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导航》〈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回到家乡，我去买打印机劝退时，店里的伙计问我：“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我感到紧迫和压力，只想要走好走正最后的路，珍惜最后的机缘，圆满随师还！

以上是我的法会投稿，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安全访问明慧网

请用国外邮箱给eo@att.net 发一封标题为12345 的电子邮件，可获得最新破网软件，直接上明慧网。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 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二)

用真善忍修炼自己 平衡好家庭关系	2
在“摩的”工作中救度众生	10
放下人心，圆容好家庭	12
走最正的路	15
得了法的生命是最幸福的	19
信师信法 走出魔难	27
风雨中救度一方众生	34
只有这条路才能回去	37

## 用真善忍修炼自己 平衡好家庭关系

文 / 黑龙江大法弟子

首先，借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机会向伟大的师父问好！向全世界同修问好！

下面我就把十几年来怎样在大法的溶炼中，在师父的呵护下修正自己，成为一名真修大法弟子的经历，向师父和同修们汇报一下：

### 一、按“真”办事放下自我 走师父安排的路

我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四日有幸得大法的，当我拿到《转法轮》这部大法后，一下子就看进去了，看完后觉的太好了，这正是我要找的。尽管当时有很多东西还不太懂，但这部大法已经深深的触动了我要修炼的这颗心。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放不下这部大法。但是就在我得法的第二年，我遇到了一件当时对我来讲是非常大又很难办的事，直接牵扯到能不能修“真”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得法前，我是一个汽车队的负责人。一九九四年以来，一直给一个单位拉料，几年中，他们拖欠了我单位运费二十多万，一直没还。当时社会上要帐是很难的，不给欠款单位有关人员好处，是结不了帐的，所以这笔钱就一直没要回来。

九七年四月的一天，他们单位的材料员找到我说，他有个舅舅是某某单位的财务处长，能帮我们把这笔款要回。当时我们经过多方核实，知道确实是这样，而这个人一直用我们的车给他们干活，和我们相处的很好，就同意让他帮我们结回这笔款。

他让我出具一个催款单，给他单位挂帐（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我就找到会计开了一份催款单给他，当时他还给我写了一个收据，意思是我们委托他给我们结帐，那时根本没有多想就放下了。

过后催了他几次，他都说正在办呢，直到九八年八月都一年多了，还没办成。我就和我单位的另一位领导一块到他们单位财务落实，结果他们单位的财务制度不严，故意把这种挂帐单当成结算单，结走了这批款，结完后会计和这个人都不在了。我脑子当时“嗡”一下，马上意识到这笔钱被他拿走了。

幸好当时我已经得法，对法理有一定的认识，知道遇到这事都不是偶然的，如果不修大法，遇到这事说不定会怎么样呢。后来我们找到他们单位主管领导，他们说：“帐已给你们结了，至于他把钱拿到哪去了，我们也管不了。”经过多次交涉没有结果，只好诉讼法律解决，并把情况向我单位主管领导如实汇报。

包里的钱好象多了，却没细想，后来看到网上同修也有此经历，就释然了——是师父在帮我。

我虽少有和同修切磋，却并不孤单，上明慧网就是参加法会，师父就在我身边。入修炼门以来，神迹也伴我一路行，只要信师信法的心越坚，用神念对待修炼中的一切时，神的状态就越多，人的状态就越少。

我用的电脑染上病毒了，我就对着它大声的读《洪吟》，读完一遍电脑就正常了，而回收站里却装了新删掉的两百多个被电脑病毒繁殖的废文件！新买回的打印机，刚开始不太听话，我就放《普度》给它听，并学法，很快打印机就好了，都是为法来的嘛；打印《九评》时，出纸时纸出飞了，却没有顺势掉地下，而是回转一百八十度放在桌子上和打印机并排；冬天只要外出发资料，就全身暖融融的一点不冷，有一次我出去贴了二十几张“法轮大法学会公告”，回来时四尊象花生那么大的金佛一直在我身前上下飞舞，直到我走回住处。

懈怠放松自己时，心里就一点都不踏实，睡觉就会总做不好的梦。曾有一段时间，感觉非常非常的累，明知这种状态不对，但就是摆脱不了，心里求师父：师父，我真的受不了了，快崩溃了。这时单位安排了一次旅游，历时两天，出发时我以为这次会象以往一样总会遇到很多有缘人，出乎意外的却没有，除劝退了一个导游外，时间都白费了，常人的乐子索然无味，心里空荡荡的。我明白过来：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在世间修却是出世间的，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只有这一条路才能走回去，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神怎么会累呢？“修炼中去人心虽苦，道路是神圣的。”（《乌克兰法会》）

### 处处都有有缘人

师父的《向世间转轮》发表后，我就开始劝退，收集可救度的众生，家里的亲人、单位的同事、往来的客户、外出遇见的人都是我劝退的对象。刚开始劝退时很吃力，要说很多的话，还往往要几次才退，遇到不退还谩骂的，心里很难过，随着正法的向前推进，现在劝退已容易多了，一般三言两语就退，不退的很少。

现在我再遇到不退的也不动心了，对方大都能感觉到劝退所带的善意，至少我把福音传给了他（她），或许他（她）以后还有机会。至今我劝退了七百多人，比起做的好的同修还有很大的差距，向内找还是人的观念抑制了神的一面，有时在人多的场面，劝劝身边的人退了就完事离开了。人心出来怕控制不住场面

从被非法关押的邪恶洗脑班成功逃离后，我被迫流离失所，在新的城市找到了新的工作。这份工作轻松且待遇不错，我象一只孤雁，身边除了一本《转法轮》再没有来自大法的任何信息。我心中焦急万分，我不能落下，要跟上。有了这一念，一切就神奇的改变了，从未上过网的我很快学会了上网，并奇迹般的上到了明慧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修炼体会，再没有孤单的感觉。

我开始从明慧网上下载、打印真相资料并到周围的居民区发放。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心中想着我多发一点，布下的正法的场就多一点，若我们每个同修都这样，终能一脉带百脉，百脉皆通。

在发的过程中，从充满怕心到坦荡自然，去掉了很多怕心！每次出发时我就背“大法不离身 心存真善忍 世间大罗汉 神鬼惧十分”（《洪吟》〈威德〉）放资料时就想：看吧，神救你们来了！大都很顺利，几次遇到危险，都出现神迹，遇难呈祥。

一次，我到一高层电梯住户楼去发劝退（退党、团、队）信，自上而下一层一层楼往下发，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并不知道，还在继续往下发。这时我每一次转下一层楼时，电梯总停在我所在的楼层，似乎在催我离开。第四次，再出现这种状况时，我发完资料，才进了电梯。电梯里面有一对夫妇，正拿着我刚发的劝退信在看呢，电梯直下到第七层时，未停又突然上行，电梯里那俩人惊叫了起来，我也感到了不对劲，心里喊着师父。电梯上到十几层，再次下行终于落到第一层。

一出电梯，楼外的平坝里七八个“国安”特务站那，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劝退信正激动的说着什么。和我一同出电梯的那对夫妇一看不对劲，无奈把手里的劝退信交给了那群“国安”，而我则微笑着一边看着他们，一边用正常的脚步朝大门走。门卫正在关大门，并拦在中间，我心里喊着师父，并发正念让他让开，走到他身旁时，他约一迟疑，就让开了，我不紧不慢的离开了。

再有一次，江魔头下台的前几天，我到北京发正念、并带了真相资料去发。发资料时，有一次被蹲坑的恶人发现，我则误进了一个死胡同，从死胡同往外走时，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求师父加持让那老头（恶人）看不见！出胡同口时，只见那老头两眼迷蒙盯着胡同口却没动，我轻快的从他身边走过，走过很远回头看，那人还定在那没动呢。

做资料从开始买耗材到后来又买设备，所需资金都是自己的工资，也寄钱给其他资料点买材料。在我流离的第一个城市几年下来，算算余下的钱和所用之钱大于我的收入，平时也偶有觉的

当我单位领导和法规科的干部了解真实情况后，知道是被欺骗了，同时也明白了是“他”给我写的收据，不是我给他们写的，就告诉我，这种收据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不承认就没问题，并嘱咐我说：“千万不要承认是你叫他们帮助结帐的，一旦承认就是和那个人的个人问题了，和他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这笔帐要不回来，你就得承担责任，还不上就得负法律责任。”

后来我方律师也这样告诉我，当时我的压力太大了。怎么办呢？按大法的要求去做，说真话，就等于是我叫他把这笔钱结走的，有可能就得我还，还不上就有蹲监的可能。如果说假话，可能什么事都没有，可大法师父明明告诉我要真、善、忍，修大法的第一个字就是“真”，第一个字我都做不到还怎么修啊，那还是修炼人吗？这么好的一部大法我能不修吗？经过反复的斟酌、思考和思想斗争，最后我就下定决心，宁可蹲监坐牢我也得说真话，我就是按真善忍大法的要求去做。

律师知道后，好一顿发火，说：“明明是他们骗了你，只要你不说是叫他帮助结帐的，他们就得承担责任。你现在这样做，这官司我怎么样帮你打？你如果真这样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那时我已经横下了这条心，宁可蹲监也得按大法的要求去做。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背《转法轮》，为我蹲监时好有法来指导我修炼，因此就一心扑在背法上，至于案子是什么结果也不想了，就这样我选择了说真话。但在师父的呵护下到法院调解时，法官根本就没有提起这事，直接决定他们付给我方欠款。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结果，是大法在制约着一切，是师父呵护才使我坚定的选择了真，没出现其它问题，走正了修炼的路。

## 二、善待身边发生的一切，证实大法

（一）师父在《精進要旨》〈浅说善〉中讲：“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

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修“善”是在同化宇宙特性。一个修炼者最终的目的地不就是在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的特性吗？所以我平时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学法前我是一个争强好胜，名利心、显示心很强的人。所以无论在单位或在家里都自以为是，修炼了，我就注意修这方面的心。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不久，我单位有一位女会计，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大吵大闹，原因是财务培训班没派她去。我了解了原因后，很客气的让她先坐下消消气，她不但听，还大发雷霆，把钥匙摔到我的办公桌上并扬言：“我不干了！”

我知道这是要去我争强好胜、不让人说的那个心来了。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守住心性，把钥匙捡起来，并好言相劝，心平气和的解释了事情的缘由，使她逐渐的平静了下来。同时我善意的指出了她的不足，最后她完全恢复了理智，有点不好意思的走了。

第二天一上班，她就象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和我说话，其实她平时对我是很尊重的，突然来这么一下子就看我怎么对待。由于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善待他人，守住心性，化解了这场突如其来的矛盾，给她留下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见证了大法的美好。

（二）我单位有一个和我平时关系很好的同事，一直很尊重我。二零零零年初的一天，他突然踹开我办公室的门，站在门口的走廊里大吵：“某某党培养了你这么多年，让你当了干部，现在你可倒好，学起法轮功来了，你在走哪条路？”

要在以往我遇到这事非把他踢出去不可，可我知道现在我是修炼人，应该善待他人。在这一念的作用下我把他拉了进来，让他坐下来讲。等他讲完了火也没了，我耐心并和善的跟他说：

“我们修炼真善忍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整个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就拿我本人在祛病健身这方面说吧，你是知道我的，而且你还曾经找人帮过我治病。你知道在没修炼之前，我的颈椎病是相当严重的。经常吃药，天天按摩，各种方法都用，却一直不见好，可自从学了法轮功以后，两年多了，我一片药也没吃，也再没看过一次病，可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这些你是最清楚的，在做好人这方面，你也看到了。咱们单位的那个厕所以前都是我派你们打扫，那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领导了，比你们高一等。可是通过学大法，我知道怎么做人了，我明白了我怕脏怕臭，别人不也一样吗？怎么不能为别人着想呢？所以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安排别人去打扫了，而是我把打扫厕所的事包下了。我这样做不是为了表扬，更不是为了给大家看的，而是我真正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你说这么一部教人做好人的大法怎么能对其诬陷呢？”最后他笑着走了。第二天一上班就和我道歉，说他喝多了。由于我善意的对待了他，使他明白了真相，不再误解大法了。

（三）我单位有一个青年职工，脾气很不好，谁要惹着他，很好动手。因我单位是单车核算的单位，就是拿多少工资和本人的出车率、油、材料消耗有直接关系，出勤越高，油、材料耗的越低，工资拿的就多。有一次，由于他材料消耗超标，主管的领导扣了他部份工资。他找到那个领导，没说几句就动手打人。

我听到吵闹声后，过去把他拉到我的办公室，他借机大骂，

们决定整体配合，揭露对大法进行迫害的邪恶，制止迫害，从而救度众生。

我们做真相资料、写劝善信做成不干胶。又分头通知其它地区的同修发正念、寄信、打电话配合厂内的同修讲真相。一时间，厂里的同修在家属区的主要路口都贴上劝善信，还把不干胶贴在法制科头头的家门边，还送到他办公桌上了，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厂内外同修整体配合高密度发正念。没过几天就听法制科那头头说：传单都发到办公桌上来了，他不整（法轮功）了。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制止了邪恶。从此单位不再办洗脑班了。晚上，治安巡逻也不喊诬蔑大法的话了。这件事充份体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威力。

八年来我和其他同修一样努力的做着三件事，无论是发资料或是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随意而做，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我深知修炼的严肃性，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越应该精进。正法已到最后，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走正走好每一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

## 只有这条路才能回去

文 / 大陆重庆大法弟子 真真

二零零零年初入修炼大门时，已是黑云压顶、没有和平的修炼环境了。同修送我一张师父的法像，几年来，唯有师父这张法像一直伴我辗转各地。其间少有和同修接触，总觉的自己是一个专修弟子，除了有一份常人的工作外，做好三件事就成了我生命的全部。

### 背法

我知道，我们修炼需要的一切都来源于法，自己学法通读时思想老溜号，后来我选择了背法，一段一段的背，效果就好多了，很入心。遇到问题时，背过的法就一段一段的从脑子中映出，思想中的杂念就越来越少，考虑问题思路就变的简单、干净，体现在工作中就是高质高效，讲真相、劝三退在法上时就思路敏捷、逻辑性强，很有穿透力。

背法的过程也就是自己同化真、善、忍的过程，背过一遍再背第二遍时很多又记不住了，但我坚信背的越多，法装的越多，有同修说过：通读一遍《转法轮》能去掉一层人的壳，那我背一遍能去掉多少层人的壳？至今我已完整的背过《转法轮》二十一遍了。为做其它两件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 走上证实法之路

己，矛盾爆发后，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反思自己，静下心来学法。师父说：“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再认识〉）心里还有这么多的执着能做好证实大法的事吗？大法成就的是新宇宙的生命，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宇宙的生命是为他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我心里的自我不就是私心吗？私心是修炼人根本的执着，是所有执着的根。要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必须修去私心，哪怕一思一念都必须去掉。同修的一句话时时提醒着我：放下自我，把众生装在心里。

我意识到旧势力的因素也在干扰破坏资料点，邪灵烂鬼看到我们的执着，在加强它，放大它，在同修之间制造间隔。从而干扰破坏同修做资料救度众生，以此考验大法弟子。

想清楚了，我就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因素和邪灵烂鬼的干扰破坏。后来，资料点的同修主动向我道歉，我们互相都谈到自己的不足，矛盾化解了，大家的心性提高了，从此互相配合默契共同容入到正法之中。

通过这些我深深的体悟到，在矛盾中无论你觉的怎么委屈、无论你觉的怎么痛苦，首先要找一找自己的原因，你是不是在法上？你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你达到法在这一层对你的要求了吗？也就是说，在矛盾中无条件的向内找，这就是修炼，这样心性就会提高，就会升华。

几年来在救度众生中，在建资料点的过程中，我不断修炼自己，心性也在不断的升华。一同修出于关心，对我说：“我和同修切磋过，你目标大，不要做资料了。”我说：“我做资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自己。救人的事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也知道做资料有风险，原来教我做资料的三个同修和两个和我一起做资料的同修陆续被邪恶绑架。这是旧势力的因素操纵坏人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从根本上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但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不让邪恶钻空子。”

### 整体配合显威力

二零零三年，我市一上万人大型企业迫害大法弟子非常严重。厂里的法制科积极配合“六一零”绑架大法弟子到劳教所，扣大法弟子的工资，还经常在厂内办洗脑班，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

每天晚上，治安巡逻在家属区用喇叭喊诬蔑大法的话，害人害己。最近厂里又准备办洗脑班。我们几个同修知道情况后，反复学习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和师父的评语。我

其实也是在骂我。我说：“你先别骂了，还是说说是怎么回事吧。”他说：“我就是要骂，看能把我咋样？”我边劝他边了解情况，当我知道他的材料费超标是别人出了他的车，给他消耗掉了，不能算在他身上，但我还得维护那位领导的威信，又不能让这位职工吃亏。我说：“你先等我落实一下，如果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就是我个人拿钱也给你补上（因为这种结算方法当时不好补）。”他说：“我不管你们谁拿钱，反正不能我吃亏。”我就真的拿出二百八十元钱给他补上。过后，他很不好意思。

由于我时刻按着炼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已，善待周围的一切同事，不断的修正自己不好的心，让我单位职工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所以迫害初期当大家看到电视报纸上诽谤诬蔑大法时，很多同事都说：“从咱们头儿（指上司）的身上，法轮功决不象媒体宣传的那样！那些都是骗人的！”

### 三、用法指导平衡好家庭关系

在平衡好家庭关系过程中，我主要存在以下一些执着：

#### （一）就事论事，争对错

一九九七年二月，我们全家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开始由于自身带的那点根基再加上当时对大法的坚信，都在按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当时的家庭环境很好，很和谐，场也很正。很多同修都很羡慕：全家人修炼太好了。

但随着修炼的深入，矛盾就逐渐的显的突出了。特别是七二零以后，各种矛盾各种压力都来了，家庭里、单位中、派出所、社会上什么难都来了，真是“百苦一齐降”（《洪吟》〈苦其心志〉）啊！最为明显的就是妻子老指责我不管家事。我这个人确实是这样，在修炼之前根本不管家里的事，所有的家务都由妻子承担。学大法了，我知道大法弟子在哪都得做个好人，在家里也是一样，所以我就主动试着做一些家务事，也知道收拾房间了。

即使这样，妻子还是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的，我有时就把握不住了，心想：“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管的人，变成现在能主动干家务活了，这已经是不错了，你还得寸进尺了呢！”有一次打扫房间卫生，要我看房间已经很干净了，不必打扫了，应该抓紧时间学法，但她非让我干不可。我当时表面并没说什么，但心里已经憋上劲了，因此干起活来也很不情愿，认为她只注意人的事，不重视学法。当时我只是从一个事上就事论事的看谁对谁错，在争人的理，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过后又很后悔。

表面上看很多事都是她在发火，其实我有强烈的争斗心没去，从她那反映出来的。我只是表面上忍，并没有修。我心想下



一次一定做好，还盼再来一次，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是在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

## （二）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却不修自己

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实修，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我现在不是常人在过家了，而是修炼人了。修炼人就得遇事修自己，正如师父在《洪吟》〈实修〉中讲“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 事事对照 做到是修”，从认识上好像是理解了，但在实际生活中还是不能真正做到。认识只能说你明白了一个理，真正做到了才是真修，从认识到做到还有一个过程，自己往往就把认识到了当成修炼了。

二零零一年，我地区大法弟子都用自己的工资和生活节省下来的钱做资料，讲真相救度世人。当时我想我和妻子也是大法弟子，咱也应该拿出一部份钱来做资料用，当时和妻子商量。妻子说：“先别急。师父在以前讲法中讲过不存钱不存物，咱们不能学人，得在法上悟一悟。符合法了咱再做。”

按理说，她当时是在法上悟的，也是在为法负责。但是由于我当时的显示心、争名心、好胜心很强，那时我就有三种心反映出来（这是以后向内找时才认识到的）。第一觉的自己没拿出钱来，损伤了自己的显示心；第二自己没冷静的在法上想问题，人家是在对法负责，比我还强了，触及了我的嫉妒心；第三觉的钱是我挣的，我也应该有支配权。结果情绪很不好，大吵着说，“把我挣的钱都拿出来，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最后把门一摔就走了。和她商量时还知道自己是一个炼功人，一不符合自己意见时就变成常人了，又不修了。这次连忍都没有做到。

过一段时间在背法时，背到经文《精進要旨》〈再认识〉时，师父说：“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一下子就使我清醒了，我只知自己是修炼人，但却没修自己，虽然是为大法、为救度众生做事，但心态不正，没在纯净心态下做事。

后来通过学法，我们都认识到了，在正法的特殊时期，用自己的工资做证实大法的事是对的，这是个人行为，所以我们先后也投入了一部份资金。

## （三）表面也知道向内找、修自己，实际上还在指责对方

通过不断的摔跟头，又在不断修正自己，也越来越有点会修了，向内修自己的意识加强了，但有时还是不能做到表里如一。比如，二零零三年前，由于自己当时有做事心，比较重视表面形式，做了一些证实法的事，在同修眼里，似乎我修的还比较好，

而生，一些同修主动要求学电脑，找到我要我教他们电脑。

那时，我还是个新手，我能行吗？但想到他们学电脑的目地也是为了救度众生，我是大法弟子，只要大法需要的事我就应该做。我想只要自己做的正，大法会开启我的智慧。这样我一边教一边学。

那些年确实很忙，每天要保证学法炼功的时间，还要做资料、教电脑，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要我照顾，从早到晚除了睡觉基本上没有休息过。尽管这样，还是觉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减少睡觉时间。这些年先后建了八个个人资料点，几个资料点共同承担着一片地区的资料工作。从真相资料、周刊、新经文、护身符、到《九评》、《转法轮》，到刻录光盘我们都自己印制。有时也根据讲真相的需要从明慧网上选择一些东西自己编制小册子、卡片和专题光盘。

几年里，我奔波在几个资料点之间，同修们遇到了问题随时去解决，保证资料点正常运作。建立一个资料点从学技术开始到购买耗材、维修机器一直到做出资料，每一环节都带着同修一起做，直到他们能独立操作。尽管有时也觉的艰辛与不易。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直到今天。体会最深的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无论遇到什么矛盾只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都会走过来。

建立资料点的初期，和资料点的同修之间配合不好，常常发生矛盾，遇事互相埋怨、责怪，有时甚至象常人一样一说就炸，有的同修说的不好，一甩手就不干了，影响了讲真相救度众生。

一次一资料点要资料，我做好了第二天送去，她不要了，也没什么理由就是不要。我想我这么忙，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大老远送来，你又不不要了，窝了一肚子的气，心想：以后再也不给你们做了。

回家后冷静下来想：我是炼功人，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呢？找找自己的原因吧，发现这段时间因为事情多、心情浮躁，心里还有对同修的怨气，平时看到我们地区一些年轻同修自己有电脑，技术也很好，经济条件不错，有条件做资料，但就是不愿做资料，等着我们这些一点不懂电脑的老年人一点一点的学着做，遇到困难时常常在心里埋怨他们，不知不觉形成了执着心。

大法弟子遇到的矛盾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都是自己的不对，应该修去它。有时思想里还会翻出这样的念头：我已讲了多少真相，劝了多少三退，或者我做了多少资料，教多少人学电脑，原来我思想里还有这么多的自我。平时忙于做事忽视修自

## 风雨中救度一方众生

文 / 重庆大法弟子

师父好！

同修好！

在巨难中，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八年。八年中有过关、过难时剜心透骨的痛苦，也有心性升华后的愉悦，更多的是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和大法赋予我们的一切。

### 讲真相救众生

二零零零年夏天，我和一同修在街上发真相资料遭坏人举报，被恶人绑架到看守所。

十五天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正念闯出。后来邪恶又以此为借口对我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从此我的修炼环境恶劣了，常常被“六一零”、派出所、居委会监视、跟踪。年迈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全不让我出门。

我想我不能老这样呆在家里，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呀。师父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我怎么智慧一些呢？我想出不了门可以把人请到家里来讲呀，这样既不影响家庭关系又可以讲真相救人。于是我就打电话约我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事来家里玩。一次两个、三个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几十年未见面的都来了。我的朋友讲完了，又把父亲的朋友请来一批一批的给他们讲，随着时间的过去，家里的环境变的宽松了，父母明白了真相不再阻拦我外出讲真相了。

### 建立资料点

二零零二年，邪恶疯狂的迫害大法弟子。尤其是大法真相资料点经常遭到邪恶的破坏，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设备被邪恶抄走，资料也常常中断，给讲真相救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每当听到资料点被邪恶破坏的消息后，我心里就觉的难受，总想为资料点的同修分担一些。后来，我产生了自己做资料的念头。正好一同修有一套空房愿意用来做资料。我在别的同修的帮助下买了一台一体机。就这样我们的第一个资料点建成了。

我们地区几十个人的真相资料、周刊、经文就由我们资料点复印。随着正法进程的深入，我感到单纯的复印已不能满足正法的需要。应该学会电脑上网下载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资料点。我买了一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在同修的帮助下，学会了上网下载等。从此我们的资料点就能独立完成真相资料了。由于正法的需要，明慧编辑部提出了“资料点遍地开花”。许多小资料点应运

在法理上认识的较清晰，很多人都愿意跟我交流，我也在给人家讲我是怎样向内修的，所以同修有什么过不去的都想和我唠唠。

因为那时我们大家都不太成熟，只从表面上看人，没有看到我的内心，而我妻子和我接触的比别人多，再加上在她面前我也不象在同修面前那样修饰自己，所以我在她眼前暴露出来不正的东西就多。她发现别人找我交流时，我有很强的显示心，是在指导别人一样，而且一说起来就没完没了。

当然，她不会象别的同修那样很讲方法的说，而是带着不愿意的心在指责，这我就受不了了，不只是表面指责我受不了，更主要的是她揭露了我很多不让触动的人心，直接触及我的心灵。我一下子就不干了，马上找她的各种不是，反唇相讥。同修帮我找到了我的人心，而我却没有利用好这机会修自己，表面上看好象是在找自己，实质上一旦触及心灵的时候还是在修别人。

### 四、提高心性，加大容量，进一步的向内修

随着学法背法，我不断的归正自己，确实修掉了很多人心的观念，人的东西，更加觉悟了。但和法对我在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还是差远了，越修越发现自己没修去的东西越多。开始还挺恨自己：怎么就修不好呢？后来通过学师父在二零零六年《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才知道：“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这是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根本就没有理解。”

我懂了由于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修，修好的部份就断开了，剩下的还是没修好的，还得修。另外法学多了，理懂的也多了，在法上认识的更清晰了，越向内修发现自己不合法的东西比以前更细微了，发现自己的问题也就越多。

有时也觉的自己的心性修的挺好的，家庭环境比以前强多了，大家也都能在法上修了，可是有时还会发生矛盾。有一次，我在看《明慧周刊》，妻子突然不高兴的指责我说：“你就管自己学，家里的什么事都不管。”当时心里有点触动，心想这事对我早就不是问题了，家里的事我不但管，而且几乎天天干，也从没有怨言，怎么突然间又来这事了呢？仔细一想还是要继续提高心性，加大容量，进一步的修自己。当然我不会象以前那样只是从表面上找，而是冷静的在想，我还有哪颗隐藏的心没发现呢？找了一会也没找出什么，最后我想，在她说我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动的呢？这一下子发现了，在她说我时，我还是有一点不得劲，这说明我不让别人说的心还存在，也就是说不但要修能认识到的，还要修一时表面还没意识到心灵深处的东西。

我马上想到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有的

就象那火柴一样了，一划就着。就象那个地雷，一踩就响。”

“从现在开始，谁再不让人说，谁就是不精进；谁再不让人家说，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最起码在这一点上。”

一下子找到了我不让人说的心还很强。紧接着，我仔细的衡量一下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思想反应，发现求安逸之心在增强，做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的事松懈了，逢人就讲的心放淡了。当我认真找我自己时，我发现妻子好象没事似的走开了，她好象就是师父安排来看着我的一样。

当时我感受很深，师父为了让我去掉这颗不让人说的人心，操了多少心哪！同时我也很感谢我妻子，几年来她帮助我去掉了很多人，同时她也很会向内找了，只要我不吱声了，她就知道我在找自己，从而她也向内找，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

### 五、要有洪大的胸怀，慈悲的对待同修

我和妻子虽然是夫妻，但更大的缘份是同修。十几年来，我们虽然跟头把式的摔了很多跤，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真的是越走越正了。在修炼中，我们有过争争闹闹，有时是很激烈的，很严重的，也有帮助提高心性的做法，还有互相当一把魔的事，但大多都能用师父的法理解。由于我妻子的思想业以前比较重，对法理的理解免不了多一些人心。我开始一直用强硬的做法，一个是指责埋怨：“你怎么不在法上呢？人心老是不去！”再一个做法就是硬拉她，带动她，按着我理解的认识去做，结果不但没起到好的作用，反而更糟。

有一段时间闹的很厉害，如果不是考虑对大法的影响，她说什么也要跟我离婚，我还执迷不悟的指责她不在法上。后来看到师父《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道：“其实我说你修的有漏，尽管有些学员可能会说你还可以。不是太执着于常人的这些东西了吗？如果都放下自我，都修的很好，没有那么强的自我，夫妻俩都是大法弟子还处理不好这些事？”师父还说：“俩人都是修炼人，你考虑我，我考虑你，怎么还能谈离婚呢？那牢不可破啊。”

我认识到我是有强烈的自我，没有为对方考虑，更谈不上慈悲。其实她修的比我还艰难，思想业和各个空间邪恶的干扰，每突破一个心真是很不容易。慢慢的我真能从内心理解她了，不再怨不再生她的气了，有一种说不出的体谅。

在八年来邪恶的打压迫害中，我们一边做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一边严格修炼自己，基本养成了一种有事看自己、向内找、向内修，慈悲对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之间也能互相为对方

找原因，这件事出现后，我的心基本上没有动，觉的这和我没有关系，可表面还在维持着原来证悟的理——搬家找房子。还觉的不这样做，就不踏实。实际是法理不清，该突破了。修炼不是凭经验办事，也不是停留在一层理上做事。经验和不同层次证悟的理往往又成了前行的障碍。我抓住自己的“不踏实”找下去，那就是担心邪恶定位了，怕它万一定位了会怎么样。这不是在承认它的迫害吗？从人的理分析，到底定没定位我们不清楚，如果定位了，你就得搬家；如果没定位还可以居住。

以往的办法就是：管你定位不定位，捡有把握的干，搬家！这个理用了多少年了，这之前我也用这个理躲过多少次邪恶的干扰迫害；是躲过了受迫害，但心在默认邪恶的迫害，又怎么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什么时候还会出现类似的事。邪恶的迫害也是根据你的心性来的，凭着过去的办法是否定不了邪恶迫害的。遇到问题是要我们提高的，是要冲破这层迷提高心性的。

向内找，我发现这种不踏实本身就已经在承认邪恶的安排，是顺着邪恶的安排想问题；根本就不是用修炼人的正念；忘了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法而存在，我们自己是主角，我们自己说了算，师父也在看着。

网上很多同修交流都谈到每次破除邪恶的迫害安排，有惊无险，不是用人的办法绕过去，都是用正念破除的。想到这，心里顿觉豁然开朗，心态稳定，发正念清除邪恶，有种无比的力量，真是谁也动不了。那两位同修也没动心，我们依然居住在那里。我悟到，注意安全，不是表面用人心保护自己，也不是强调正念而表现自我，是对法的正信正悟，是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自然而然的行为表现，是既没有人为的表现又不含有自我。不是所有修炼人都在一个层次中，不管在哪一层次都得符合那层次的理，都得去除人心，不能附和邪恶的。回头一看，其实邪恶它什么也不是，它根本就破坏不了大法，迫害不了大法弟子的。

法理破开我层层迷障，又经过实践中一次次的魔炼，我不再感觉特殊了，恢复了以前的修炼环境，心里放开了，环境也就宽松了，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正常的做着三件事、参加小组的集体学法，与同修配合协调整体的一些工作。虽然有时我还是在室内做真相材料的编辑工作，但我心里并不承认什么，这是工作的需要。我也利用出门坐车、买菜面对面讲真相。虽然走出了这一步，但我毕竟耽误了不少时间，与同修们相比还有一些差距，还需迎头赶上。



信的问题，一个实修的问题。修炼就是修自己的心，使我陷入魔难中的不就是这些人心吗？这些都得靠自己修下去，得针对自己的心去修。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真正修炼得按照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性标准去要求的，得真正的去提高自己的心性，那才是真正的修炼。”

应该提高心性了。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还在用过去证悟的理去破除，在一个层次上做事，当然会感到很吃力，很难。为此，在以后的学法中，我不再看重形式，背法时，不再被进度牵着走，关键是用心，净心，看看自己学进去没有，是否悟道得法了，信师信法了。背法中，让我所有的生命体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把法铭刻在心上，把自己当作法的粒子，溶于法中，不再是形式上在背，是溶在心里。有时还会走形式，还会走神儿，就及时归正。把师父讲的法全部用来对照自己，看看自己存在的问题。就这样坚持下去，净下心来学，扎扎实实的修，大法打开了我的一个个心结，使我走出误区，体会到修炼的实质。背法不断的使我明白层层法理，原来是这么修啊！是这么回事啊！有时会隔过去很快，不容你去多体会已经不是这么回事了，又是另一境界了。有时一天会出现多少次变化。能够净心学法，无条件的去同化，并能针对自己的心实实在在的去修，层层法理就会使自己主意识越来越强，不断的清醒、明白。

除了学法，向内找很关键，我对反映出的一思一念尽量抓住不放过，我不再回避什么，不再保护那个所谓的自我，都把它亮出来，面对这些“不是”、这些观念，不再随着走，在法上把它们归正过来，不可救的发正念清除，对冒出来不正的思想及时抓住，深层的向内找。觉的真正的找到了自己，明明白白在修自己，主宰自己。对于邪恶的一切所谓考验和安排也就看透了，遇到各种所谓的考验时，心在法上，把心摆正，想师父要我怎么做，师父要的是什么？想自己是大法弟子，这一念很重要。保持正念就会得到正的因素的加持，师父就在管，谁也动不了。有时没做好，及时向内找，修正自己的心，坚定正念，下次就会做好。

一次，和我一起居住的同修的手机漏号，被公安监控了一个多月才知道。同修和我商量是否要搬家，担心我们居住的地方被定位，我当时嘴上说别承认它，但心里还是有些不稳，所以同意暂时找个别的地方住，让这个房子空些天再说。以往也都是这样做的，认为这是注意安全。我与同修找了两天房子也没找到，查

着想了，真的“牢不可破”了。这不是人的感情牢不可破，是对大法的坚定、对完成史前大愿、对反邪恶的迫害牢不可破。通过这八年的反迫害证实法中我体会到，慈悲是很高境界的标准，他不只是表现上对人和善，他能化解一切矛盾和隔阂，他是用人心理解不了的神通，所以我一定要修出博大的胸怀，慈悲的对待同修及所有的生命。

## 六、要有为他的胸怀，讲清真相救度世人

通过师父的讲法，我们知道，凡是来到人类这个空间的生命，都是敢冒着天胆来到人类的，都是很优秀的，很了不起的，都是很高的生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应该得法，但一到这个迷中，特别是被中共恶党变异了的社会就陷在这里了，说不定就毁在这里，永远回不去了。师父不想丢下他们，那么我们这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有责任用大法赋予给我们的神圣智慧去启悟他们，讲给他们真相，退出恶党的所有组织，等待救度，我们必须得有为他们的心，这是新宇宙的法理。

几年中，我和妻子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的慈悲心，智慧的互相配合，理智的讲清真相。大多是上午学法，下午就去讲真相。很多时候是走到哪做到哪，旅游点、火车上、人群中，只要是环境适合就去做。我讲，她就发正念，大多是面对面的讲，这样比较直接。目前我们两家的亲属大多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并有几十人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

所以我悟到，大法弟子还必须要有为他的心态，师父建立的新宇宙的标准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为他的，所以一个事情，无论做的好做的坏，关键是你的出发点是放在为私上，还是为他上，是为他的，才符合新宇宙的理，所以我不能老是带着旧宇宙中为私、为我的理，在这个新宇宙中行事，那就破坏新宇宙的理了。为此以前那种如何提高层次，思想境界怎么升华，达到多高的果位，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是如何用大法中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法理修正自己，怎么样把我这个生命从里到外都被真、善、忍大法同化了，真正成为没有一丝杂质、纯纯净净的一个大法粒子，这才是我的心愿。

在平衡好家庭关系中我经历了一个从就事论事，到把自己当成一个炼功人，又到能修自己，向内修，然后进步到慈悲的对待他人，最后达到为他的过程。基本上按照大法要求去做，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创造了无后顾之忧的家庭环境。

以上只是我修炼的一部份和浅薄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正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 在“摩的”工作中救度众生

文 / 江西省大法弟子

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

现在我把近几年修炼情况向大家作个汇报。我是一九九五年得法的弟子，在被迫害中走过不少弯路。由于邪恶迫害，我失去了工作。二零零四年六月从劳教所回家，为维持生活，在同修们帮助下，买了辆摩托车做“摩的”生意。救度众生、证实法从此从新开始。

我们一起跑车有十多人，大家站班轮流跑。刚开始时就有一同事怒气冲冲的对我说：“你是炼法轮功的，坐牢刚回来，现在还炼吗？”对突如其来的考验，我沉着回答：“还炼。”随着我的声音，那人一下缓和了，气氛也好了。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中共是怎么欺骗世人，劳教所是怎么迫害大法弟子的。这样一天天讲，他们思想变化很大，基本上认同大法。我还给他们看《转法轮》，给他们护身符，劝他们“三退”，他们大多都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几年来，我们这里有进有出，我深知这是来结缘、等待救度的众生，我没有错过一个机会，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

讲真相救众生是以学法为基础的。法学的好，慈悲心大，正念强，讲的就顺利，救人就多。下面我把讲真相中遇到的比较典型例子和大家交流。开始有点难，记的刚跑“摩的”时，面对顾客总开不了口，心里也急，总觉的对不起师父，恨自己没用。到底误在哪？经过学法悟到，是怕心在作怪，我下决心要突破它。

有一次路边一小伙拦车要送他去办事，等一会儿再返回。我们谈好价一共七元，小伙很高兴，上车就跟我聊起来，他说我是新手，没别人滑头。我看这时机好，就鼓起勇气，说自己是从劳教所回家不久，没饭吃才开车的。接着我把自己为什么坐牢，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大法修炼者是什么样的人，江××怎样迫害善良的修炼人等都说了。小伙听的很认真，还不时提问。我很久没有对陌生人这样开心讲真相了，兴奋、激动交织在一起，泪水一直不停流着……

到达后，小伙拿十元给我找，按理应找三元，可我很清楚自己只有二元零钱，怎么办？对小伙说拿五元算了。小伙不同意，说这样让我吃亏，我说，“没关系。”我们相持了好几分钟，最后小伙没办法双手抱拳对我一个劲做揖，说“今天真碰上好人了。”从他目光中，我看到众生对我们的理解、尊重和期待。

有了第一次突破，接下来就好多了。我也在不断总结经验，

翻出被跟踪、监视，遭迫害的念头。一天夜里一点多钟，我被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惊醒，我从窗户向外看，有一辆白车，几个叼着烟的人在砸我居住的私人小楼的大门，这么大的声音砸门，把周围的邻居都惊醒了。我心里瞬间紧缩了一下，并意识到这是冲我来的，好象一场灾难就要来了。我立即否定这种思维，并发正念。外面的嘈杂声虽然使我一时不能完全静下来，但还是稳住自己的心，正念否定这一切，清除邪恶。

过一会，我到楼下去看，人没有了，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上楼后，我静静的思考，回想近一年发生的事情，为什么闯过了这次魔难，而心里却迟迟走不出来呢？受迫害的影子老是挥之不去，这就是邪恶要达到的目的地，让你永远都忘不了它，此心不去，它就变着花样干扰。这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是一个大法徒，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将给历史留下什么？留下这些耻辱？不管多么难，我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不能再这样封闭自己，不是在屋里做着证实法的事就行了。这是正法修炼，每一颗心都不可能带到天上去，我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必须走出去，堂堂正正的做我大法弟子应该做的。

可我存在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我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的：“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魔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魔难之中。”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在这个看似不可逾越的魔难，就看自己的念怎么动？自己的心往哪儿摆？如果用神念去看，我不把它看特殊了，它就很小。用人心就感觉很大。而神念来自于大法，来自于对师对法的正信。师父要我们“心一定要正”、“主意识要强”。不怕有人心，关键是不被它带动，自己能主宰自己，经常保持正念。

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的住、什么都能做的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我一遍遍在学，在背，到底真信了吗？去这样要求自己了吗？我发现还是没有做到完全信师信法。如果说我学法不够，我背《转法轮》已七、八遍了，学法还是很下功夫的，关键是一个

啊！

“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精進要旨二》〈路〉）

正因为自己与很多同修没有用正念看问题，默认了邪恶的迫害，才使邪恶在插播问题上表现如此疯狂。如果我们当时不被假相所带动，以真正的修炼人、一个大法弟子的角度去看问题，插播既然对邪恶的震慑力大，能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师父告诉我们是伟大的举动，是大法弟子最应该做的，是最正的，这是师父要的，是任何生命都不配插手的，更谈不上以任何借口迫害的，谁动谁是罪。尽管邪恶在干坏事，在抓人、迫害同修，可我们不上当，不被它的邪劲带动，否定它，不承认邪恶的一切安排；我们就是要做好我们要做的，用正念加持同修，加持这项工作，清除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如果自己以至我们整体都能够这样做，邪恶它还敢迫害吗？还允许它作恶吗？我今天还会是这种状态吗？

再一个因素是为私为我观念造成的：把自己看的特殊，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了不起，觉的有了资本，事后就觉的自己要好好调整调整，不用再象以前那么忙了，自己也是从“七二零”一直跟着走过来的，经过了许多魔难，也做了许多该做的事，现在多学学法，在室内做点事就行了。这些思维不是很明确的，很微妙的，不易察觉的；内心松懈了，也没意识到，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加大加强这些因素，就会跟着它走，正念怎么会足？

当然在很多的时候，在正念很强的情况下，都不会被它带动，能够把事情做好。往往是事后，自己主意识放松了，自我表现出来了，如果一时意识不到，分不清哪是自己了，就跟着走一段，觉的自己了不起了。那时就忘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了。我所做的这些是因为心在法上，是法的威力的展现，都是师父在做，与那个自我有什么关系啊？恰恰相反，什么事情一掺杂自我才出问题，事会办坏。我有时为了说明自己，在与同修谈到自己如何闯过邪恶迫害时，有意无意在渲染邪恶迫害，从中说明自己的了不起。这种为证实自己而变相承认邪恶迫害、接受邪恶迫害是自己和一些同修当时都意识不到的。表现在用大量语言谈如何被迫害，邪恶采取多么恶毒的手段，自己如何的不怕；没有重视向内找，为什么出现这种迫害，这是我们的耻辱，是师父不承认的。

认识到这些，我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感觉很难，脑子还经常

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天气、路程，找不同切入点把迫害真相、大法的美好，不同成度的讲给世人。我是在自己住的居民小区跑“摩的”，小区很多人知道我的情况，这样我就利用自身家庭受迫害情况，活生生的例子，给居民讲真相，几年下来我感到周围环境变了很多。

《九评》的推出，给我提出了新的要求。有一段时间，我跟不上，不愿开口。

有一天晚上，一大汉说二元钱到某地（一般三元）。别人不愿去，非要我送，我很不情愿，谁知刚开车，对方要绕道办事再去某地。我一听心里更不高兴，本来就吃亏还要绕道，所以愤愤不平。到某地后，这人还不下车，还要往前开，这下我常人心全起来了，我把车停下不走了，心想按约定我都走了很多路，怎么这么不讲信用。

这人无奈下车后，不由分说照我头猛击一拳，并把车钥匙也扔了。他打了我，嘴里还不停的骂我。当时我问他为什么打人，他一听更来火，说：打你咋的，我还要叫警察把你摩托车扣走，因为你搞非法营运。

忽然我觉的不对：炼功人怎么能和常人一样？我便和大汉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和你一样，算了，钱不要了，你走吧。谁知我一平静，对方也静下来，骂了几句看似不沾边的话，边骂边走了。我在地上找到钥匙骑车回家了，心想今天生意不做了，回家好好找找自己，肯定有大漏，要不怎么会挨打？回家通过学法，发现自己没做好三件事，把救度众生的事忘了，为蝇头小利跟常人一样。这怎么对的起师父。难怪大汉骂我没良心，真惭愧……

随后再也不敢那样，并加强学法。同时我发现慈悲众生，不是嘴说出来的，是修出来的。一次在检察院宿舍门口，一中年男子要车，载上后感觉此人可能是吃“公饭”的。我想不管什么人都讲，于是开始给他讲“三退”、“藏字石”等。那人对我说，你知道我是吃什么饭的？叫我“退党”？我说：“不管是谁，反正我是为你好，我没有一点害别人的心，相信你能感受到。”

那人说自己是单位书记，不好退，并说我肯定是炼法轮功的。我很干脆回答是的，并且告诉他，自己原来是哪个单位的，就因为炼法轮功给开除了，并被非法劳教几年，我们炼功人是遵守国家法律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们没错，中共把法律写的冠冕堂皇，中国人有什么什么民主自由，它是写给外国人看的，欺骗外国人的。在国内谁都知道，中共想打倒谁就打倒

谁，法律制约别人，它却除外。这行吗？中共现在还没那个胆，它敢把法律改为公民什么自由都没有吗，不敢！不是法轮功不好，是中共践踏法律，欺骗世人。那人听着一句话没说，到地方后对我说：小伙子要注意安全，如果后面坐着“便衣”怎么办。虽然他没退，但从他表情似乎看出“我明白了。”

载客中也多次碰上不听真相、还要举报的人。有一次一中年人坐车去买东西，我跟他讲“三退”，一直到返回，他不吭一声。我想该讲的都讲了，不表态算了。谁知过一会那人又去办事，又坐我的车。这回他一上车就讲，你肯定是炼法轮功的，我要举报你。

因为这事不止遇过一次，我心里很平静，说，“这小区居民和警察多数都知道我炼法轮功，为这事我还坐了好几年牢，哪个不知？哪个政府会这样，打了人还不让说。可想这个党坏到什么成度，说真话就是‘反党’，就是犯罪，这哪有人权？更何况我们炼功又没干坏事，我相信你是有良心的人。”那人没再说一句话。下车付钱时，我看到对方理解的目光。

有几次这样的，都被我正念制止了，我经常对这样的人讲，让你们“三退”是为你好，其实你退不退与我有何关系，我得你什么好处，是不是？跟你说这么多，口渴了我都不要你一口水，你上哪找这样好人？对方都被问的无话可说，这也是善的力量吧。

还有在与客人打交道中，我尽量减少价格分歧，避免错过有缘人。傍晚一姑娘拦车回家，上车后对方说我要价高不坐，走了。我想不能为一元钱，失去救人机会。于是我赶快说，“姑娘先上车再说。”姑娘从新上车后，我就劝她“三退”，她很愿意听，表示愿意退。我很高兴，对她说，“我为什么让你上车，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些，为了救你。至于钱这不是问题，我可以免费。”她说，“这怎么行，你也要生活啊。”我说，“钱不算什么，只要你平安就行。”下车后姑娘说，“哎呀！看你真是个好心人。”我从身上掏出一护身符给她，叫她照上面念，不仅本人幸福，家人都会受益的。这姑娘非常感激。

几年来我就是这样做的，几乎每天都在讲真相、救度众生。

谢谢大家，合十。

## 放下人心，圆容好家庭

文 / 吉林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五年七月喜得大法的。得法之初，由于学法不

随便的出入，好象不这样“注意”，就会被它们发现，干什么都在防着它们，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觉的自己情况特殊也就得这样了，还认为这是理智。在学法中，我越来越觉的自己的状态不对，法中没有这些呀！

师父告诉我们：“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强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二零零五年旧金山讲法》）

想一想，为什么自己却保护不了自己？这又怎么能够去救度众生？就这样无可奈何的承受着，怎么就走不出去？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真的不怕什么了吗？面对这一切，我得严肃认真的找一找自己，这个特殊的背后是什么呢？

分析起来，走不过来的原因，一是对插播这项工作看的特殊了，特殊的背后是承认被迫害。学法中我明白不承认邪恶的迫害，当时正念也很强，可是一面对插播这个现实，就显的正信不足。一想到由于插播多少同修遭残酷迫害，插播对邪恶震慑力最大，是邪恶最怕的，邪党党魁直接指挥迫害，邪恶还在到处找我，我是挂号重点人物，认为它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很多同修也是这么想。这种旧宇宙观念和这个所谓的被迫害“现实”是自己迷惑、承认迫害一个原因。

我们在做插播的时候，一般都是正念很足，出现魔难在闯关的时候，也会正念否定邪恶的迫害。为什么事后出现后怕，随着人心动？在法中明白，为什么不信师信法、为幻所迷呢？师父要我们“用正念看问题”，承认这是慈悲伟大的举动，我的观念扭转过来了吗？我们被这种迫害的假相所迷惑，脑子里装的都是长春插播五千人被抓，各地做插播的同修被邪恶的严酷迫害。多年来在邪党高压、洗脑、严密控制下造成的扭曲的、被动的、奴性的思维和保全自己的私心，只看重损失、自身安全的保障。我们的人心浮动达到了邪恶“杀鸡儆猴”的目地。没有在法上全面的认识，这一伟大的举动使多少万人明白了真相，在另外空间对邪恶的销毁、震慑，更不知道这一伟大的举动在国际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扭转了多少人的偏见，使他们了解真相，敬重大法，对法轮功刮目相看……这是大法的威力，我们在证实法，在救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不就是为了救人吗？这是我们的责任，无论邪恶怎么表现，虽然压力很大，也应该正念十足

整体对插播讲真相修遭迫害的认可造成的。所以我指出整体上存在“插播就得受迫害”的问题，却从来没认为自己也在其中，觉的自己是不承认“从事插播就得遭迫害”的。又由于闯出了邪恶的迫害，更深信自己的这种认识。

然而，闯过这次魔难后，表面上看似摆脱了邪恶的迫害，这之后尽管我觉的自己在各方面很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却未能从根本上破除邪恶对我的干扰，身体经常出现不正常的状态，经常感觉后背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在压着自己。我不断的发正念清除，还是时隐时现。

一天我突然右手心很痛，随后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可能就象半身不遂的状态吧。我知道这是邪恶强加的，我不承认，照常学法。发正念时要自己的手抬起来，还是抬不起来，心想：我的胳膊、手都是正常的，我不存在这种症状。一次次要右手抬起来，左手并不去托它；右手终于抬起来了，并要它伸直；每个整点都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邪恶。我一宿没睡觉坚持学法、发正念。第二天，一切都正常了。可是隔些天，又会出现其它的“症状”。周围环境经常出现不安全因素，不得不经常移动居住地方。我知道这是邪恶对我的干扰，也一直在否定清除它；只是这样一个事一个事的否定，一个干扰一个干扰的破除。

我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对劲，很被动，当时就认为由于自己“孤身一人”，缺乏整体的环境造成的。后来就逐渐与同修有了一些接触，形式上打开一些了，由于我意识不到自己也存在对这种迫害的默认，内心还在封闭着。直到同修指出：你把自己看的太特殊了。当时我还在辩解，认为他们不了解我的情况。

过后找自己，发现自己确实有觉的比别人特殊的想法；什么事我都不能象以前那样堂堂正正的去做，我在所谓的“注意安全”，做事时缩手缩脚的，我在人为的限制自己。在我心里并不是多么怕它，但有后怕的因素，觉的这次魔难大。以前出现什么魔难很快就过去了，也没这么“注意”呀！为什么这次就这么特殊呢？就因为插播？邪恶还在到处找我，通缉我？当然我不能放任，是要注意安全的。但是我的心不能把自己圈起来，不能接受邪恶的安排，承认它的迫害。

我深挖自己，内心深处就是认为这次和以前不一样，本来在当地自己就是挂号的，恶徒找了好几年了，这次再加上插播，心里就认为它们对我一定会怎么样，是我认为自己特殊，邪恶才这样特殊的对待我。以前未能发现这些问题，是被自己的所谓“正念强”挡住了，没有及时向内找，清除这些认可的因素。我不敢

深，对师父和大法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平时注重怎么炼，对“修”的内涵体悟比较浅。一次，我怀着一颗很纯净的心看《转法轮》第九讲时，突然一道蓝色的金光伴随着飞机起飞时发出的轰鸣声从大法书中射出，当时把我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好大好大的一个“修”字凸现在眼前。这正象师父在《在北美首届法会上讲法》中所说：“只有你们在修炼过程当中不断的提高，才能够渐渐的自己领会、悟到。在看这部法的时候，法能点醒你。”师父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我，让我在大法熔炼中精進实修。从此，我开始注重扎扎实实的修，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心性提高很快。

有好几次，炼完功刚一到家，丈夫就堵在门口破口大骂，我没有吱声。有一次，我弟弟来我家串门，正好碰到这情景，对我说：姐夫也太不象话了！我说：“你不懂，没事。”每当他这样对待我时，我就会想起师父的教导：“可能刚一进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炼。”（《转法轮》）我想我是修炼人，要守住心性，自己的魔难就得自己承受。一天早上，我正在炒菜，丈夫从屋里出来大吵大嚷说你放的菜不对啦，我说那你做吧！他回手给我两个耳光。我一点也不生气，说：谢谢！他一下愣住了。他回屋后，我回过头一想：他竟敢打我，这要在修炼前，我早就和他对打起来。我想我是修炼人，不能和他一样。紧接着，弟弟来家跟我要自行车，我连想都没想就说那就拿去吧！于是他把我刚买一年的自行车骑回家去了。

通过不断的修炼，受益匪浅，过去身上六种病不翼而飞。丈夫从我身上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终于信服了，一九九七年他也得法了。不久，丈夫红光满面，别人说他年轻多了，脾气也变好了。过去，不会盘腿，盘起来象个高射炮。经过不断的学法，心性提高上来，功也长上来了，从不会盘到单盘，最后双盘竟然达到一个小时。他喜欢打坐，他说他不是一般人，过去曾经想出家当和尚。从那时起，他天天和我一起学法、背法、炼功，共同开创了家庭实修环境，那时他确实进步很快。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邪恶迫害大法，为给师父和大法讨个清白，我两次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抓回拘留所迫害十五天。一次开法会又被抓，邪恶之徒打算把我送劳教所迫害，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呵护下，在看守所九天我堂堂正正的回家。丈夫看到我一次次被抓，吓的功也不敢炼了，而且也不让我炼。我严肃的对他说：我的命是大法给的，谁也动不了我修炼的心。他看我这



么坚定，就说在家好好炼吧，别去北京了。我说：北京是首都，人人都可以去，有机会还去！他一听可火了，不容分说扇我十几个耳光，边打边气急败坏的说：我让你上北京！这时，我的眼泪流了下来，看他也太可怜了，太可悲了。那一宿我想了很多很多，才真正领悟师父所说的度一个人很难很难的内涵。

为不让我与同修接触，丈夫把屋里的门都上锁，把我关在屋里。当时我觉的可笑，那么好吧，我在家好好学法吧！并跟他讲真相，他说：你跟我说也没用，你越讲我越来气。后来我就不说了。师父说遇事向内找，我就找自己哪儿有漏，找来找去终于找出自己的执著，就是怕心。我找出执著后不久，他把门打开了，并说怎么胳膊疼的抬不起来了。我说你遭报了，他不吱声了。

那时邪恶非常猖狂，派出所、六一零、单位、社区的人动不动就上门骚扰。一次两个片警到家问我：你还炼法轮功吗？我坚定的说：炼！“炼”字一出口把他们震得半天才醒过神来，满脸堆笑的说：她还炼呢。我接过话头说：这功太好了，谁不炼谁是傻子。然后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好就在家炼吧。

可是一到他们所说的敏感日就上门干扰，我就和丈夫说：他们再来干扰不给他们开门，决不能配合他们。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不怕我怕，咱们离婚吧。”我说好，同意，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他一看我这样，没说什么。可是只要派出所或社区来人，他就用离婚来威胁。后来，我一想：这样下去也不对劲儿，我就找我自己，是哪颗心没放下。原来是情。后来，他再次提出离婚时，我不再流泪了，心态平和的说：如果就因为我炼法轮功你怕受迫害，我可以给你办手续，可是也要知道过去你也是受益者，自己有体会，你怎么能跟邪恶站在一起呢？他一听笑了，再也不提离婚的事了。

过去，邪恶利用丈夫的怕心对我进行干扰，虽然没有丝毫动摇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的信念，可我内心深处对他产生了怨心。由于整天忙于证实法的事，经常把他一个撂在家里，他也常常抱怨我一走一天，也不往家里打个电话。家庭魔难大时，脑子里甚至冒出离婚的念头。同修也经常提醒我要处理好夫妻关系，有的说：我觉的你其它方面做的很好，怎么就处理不好家庭问题呢？一提起这些，我真是哑口无言。

我也经常在想，大法天天在学、在背，可是一遇到事还是用人的观念对待，没有在法上悟法，把这场迫害当作人对人的迫害，没有站在法上看待一切。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师父再也没有给我们大法弟子设过什么要过的关，都是自己执著心放不

那儿？我想自己问题找到了，他会得救的。

二零零五年年底（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社区副主任和警察敲门，我客气的请他们进来让座。警察居高临下的说：“你不是炼法轮功的吗？”“噢！是来兴师问罪的。”我肯定的回答：“是的。”“现在还炼吗？”“炼！为什么不炼？难道老百姓没有强身健体的权利吗？没有提高思想境界、做好人的权利吗？”我告诉他，“警察也不都是你这个当法，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明明白白选择自己的人生路。不能只顾眼前饭碗，得考虑自己首先得有未来……”走时他很客气的说：“我是新调换来的片警，以后我不会轻易再来打扰你了。”

二零零六年大年前夕，又有人来访，是社区正、副主任，并带来过年礼物。主任说，“一是来看看，都认识认识，二是为上次同片警来冒犯了，道歉。”我们谈的很认真。我说法轮功是受迫害的，共产党对法轮功的镇压和它历次为保权运动一样，上边定罪，下边伪造“证据”，欺骗并煽动群众，整治它认为对它有威胁的人。哪个不按它指挥棒走，哪个就是被打压对象，哪个就是牺牲品。咱老百姓惹不起，但咱得明白自己的路该咋走。俗语说：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上边有政策下边有对策。”他们多数是点头，也发一些牢骚。

走在神的路上，有过因为自己精进不起来、悟性差而自卑，有过做不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而自责，然而更重要的是我明白自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生命中的一切都能在大法修炼中归正。有慈悲师尊呵护我，点悟我，我好幸福。

## 信师信法 走出魔难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转眼又是一年，下面将自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就如何否定邪恶的迫害、走出魔难的过程与同修交流。

两年前，我与同修因用电视插播讲真相而遭邪恶迫害，参与的同修都被公安绑架，并被非法判刑。我被恶警追踪十几个小时，在师尊的呵护下正念摆脱。可是邪恶并没有就此罢休，在摆脱邪恶的追踪后，我又一次次的陷入邪恶的围困，二十多天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才有了安身之处。

我静下心来经过一段时间学法，向内找，认真分析了造成这次迫害的原因，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整体的不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当时认为出现迫害是由于我们自身存在的不足，与

政干部二零零三年曾问我有没有神存在，她很要好的大学同学是一名级别很高的军人，当时因不放弃法轮功，老俩口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对此她有些不解。我就和她讲真相，并给她一本真相小册子，讲述一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灵前出现神奇现象的故事，还给她讲了中共腐败、“三退”大潮，给了她《九评》、“神韵”光盘。

一位原院组织部长平时称我为“妹妹”，老干部处给她过生日时，我送他《九评》、《忆师恩》和一枚精美的护身符；老干部处长、保卫处长和我接触较多，他们对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并不了解，例如：“四二五”上访、“自焚”伪案、吃药问题、治病问题、和所谓“搞政治”等，我都根据我自己的理解，认真的回答，然后给他一些相关的资料。

出现把握不住机会时，我很懊悔。一次组织老干部度假，原马列系主任和我同桌吃饭，座位离我远，我求师父让他离我近点，并准备好了“神韵”光盘和关于“轮回转世”的小册子，最后一顿饭她真的坐到我身边。师父帮了我，但我却浪费一次机会，当场犹豫了。我怎么面对师父啊？！深挖挖根：怕别人不给面子伤自尊吗？那面子自尊是人的情派生的东西，是必须修去的，而救度众生才是大法徒的责任呀！

其实众生都在等着救度。七月份小姑（夫妹）去世，我回老家与小叔（夫弟）讲真相劝“三退”，小叔说他所在的县城居民小区物业几乎人人都接过真相资料，大部份人听过大法弟子亲口讲真相。开始都相互瞒着，现在已经明着议论啦，老俩口儿都同意“三退”，并表示以后暗中帮大法弟子。

我老父亲是离休干部，看过《转法轮》，他对师父赞不绝口。看了《九评》，他说，“真了不起。”他八十岁，得过脑血栓，还得过癌症，今年近九十岁了，思维清晰、身体很好，老俩口儿都退了党。

可离我最近的老伴儿还没退党，他支持我炼功，谁来找我麻烦他都能独当一面，如单位书记说：你怎么不管她呀？他说，“我管她什么呀，她挺好的！”来人绑架我去洗脑班，他说，“我家里这么多人，里里外外都靠她，谁能保证她几天回来，保证她现在这个状态？！”他每月给我钱做资料；他知道大法好；知道讲真相是为制止迫害；就是不看法轮资料，一天到晚的看报纸、电视。

师父说：“你要认认真真仔细的象跟世人讲真相一样对家人去讲。”（《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他的症结在

下，被邪恶黑手烂鬼钻了空子，制造一桩桩魔难。在魔难中，丈夫怨，我也怨，两个“怨”加在一起，被邪恶利用放大，掉入它们设置的家庭矛盾中。师父让我们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在家庭魔难中，虽然我做到了忍，但是距离大忍之心还差的很远，更没有做到善。这几年在与同修交流中，同修也给我指出善心不够，有争斗心。通过向内找，的确存在这个问题。通过学法，读《九评共产党》，我也找到了根源，我的不善和争斗心源自邪党灌输的党文化流毒所致，恶党搞了几十年假恶斗，我也深受其害。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宇宙的法理“真、善、忍”同修，我与丈夫既是缘份很深的夫妻，他又是我昔日同修，我们来到世上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曾经是同门弟子，都是师父的亲人哪！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份哪。

我痛下决心归正自己。从此，我用大法衡量自己在家的一言一行，放下人心，圆容好家庭。平时善心的对待他，生活中体贴他，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出门打招呼，问寒问暖，这样，家庭环境大为改善。一次他心脏病住院一天就要回家，刚一进门就说：这家太好了。我借机劝他恢复修炼。去年年末，他又开始修炼了，并且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过去一切对大法对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

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恢复修炼？他说你做的那么好，我也就修炼了。我常常回想起七二零以前，我们夫妻共同开创的整体修炼环境。七二零以后，在邪恶高压巨难下，邪恶钻我们夫妻的执著的空子，破坏了家庭的修炼环境，丈夫中断了修炼，我也陷入家庭魔难之中。丈夫恢复修炼后，我们又恢复了家庭的修炼环境。这个环境从开创、中断到恢复，历经漫长的十年风雨之路，尽管过程中磕磕绊绊，毕竟我们走出了沼泽，在师父引领的正法修炼路上精進。

## 走最正的路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一九九六年有幸得法，到现在已经修炼十年有余了。家中有父亲、母亲和一个哥哥，其中我与母亲同一年得法走入修炼。

我父亲是某单位的领导，并且有一些权力，所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人家出门买张硬座火车票都很困难的时候，我出门甚至可以坐软卧车厢。我修炼父亲一直不怎么赞成，但我的事情他一般都不干涉，所以也没表示出很强烈的反对。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面对铺天盖地的邪恶，父亲还是表现了他为人正直的一面，不仅没有执行迫害大法弟子的命令，反而处处保护、维护本单位大法弟子的权益。因为父亲是单位的主要领导且威望高，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我性格比较豪爽，除了和很多同修关系不错之外，和很多常人中的同学、朋友关系也很不错。七二零之后，我利用自己的条件，向周围的一些人讲真相，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感觉在一个小范围之内维持了一个相对没那么邪恶的环境。

看到周围的同修不断走出去证实法，我一直也很想走出去，但又总是担心好不容易维持的局面因此而破坏，使家人、同学和其他朋友等人因为不理解我的行为而走向大法的对立面，内心一直犹豫徘徊。但另一方面又感觉自己还有很多怕心，求安逸之心等等，好长一段时间感觉非常矛盾。

到了二零零零年，我在反复权衡之下，终于下定决心要去北京证实法。去北京之前几天，从内心深处感到非常的激动，全身经常感觉一热一震，虽然还是有怀疑自己做的是否正确，但因为是自己长久以来发自内心的想做，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站出来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恶警抓着我的头发用拳头使劲打我的头，面目表情十分狰狞，一边打一边骂，因为他个子没我高，所以就跳起来用拳头打我的后脑。我很平静，也没有害怕，他的拳头落在我头上，可我一点也不觉的疼，只是被他扯的到处晃悠。后来我被关进了看守所。在一次提审路上，一个警察在我后面突然在我腰上猛踹一脚，我一下趴到地上，但同样一点都不觉的疼。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

父亲得知消息后，立刻坐飞机来接我。回当地之后，恶警说做个笔录就让我回家，结果笔录作完后，他们很不满意，直接把我关进了当地的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父亲找关系三天两头给我送衣服、食物等等东西，害怕我在里面吃苦。但是我所在的监室环境非常好，我不仅可以自由炼功，还可以免于干活。

恶警几次对我提审我都一句话不说，恶警气急败坏。刑拘期满又把我关进洗脑班继续迫害。在洗脑班里，他们把我定为重点迫害对象，一度不允许我与其他大法弟子接触。因为父亲长期在纪检部门做过领导，所以找了一些公安局、检察院的关系。但人家都说，杀人放火都是小事，法轮功的事是大事，都不敢过多帮忙。在洗脑班对我迫害两个多月后，又非法判了我一年劳教。

这一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他感觉走到哪都没法抬头见人一

长，三辆车放在楼下待命。楼道有保安走动，楼门口有保安看门，很吓人。并扬言，你不去，我们就不走。我问他们，“为什么非要我去接受洗脑？我工作认真，没有纰漏；家庭和睦；我身体好每天乐呵呵的，你们要转化我成什么样儿？换句话说，就是我哪儿不好，我也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要你们的那种‘关心’，这是迫害。”

我觉的该说的话已经说完，就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里静静的发正念，无论是谁敲门叫门都不答腔。到下午四点，我才想起发正念让他们走，不走就叫他们头痛。十多分钟后他们走了。

几年来，我就是这样顶着压力学法、炼功、讲真相，在摔摔打打中越来越明白学好法是修炼的根本。

#### 四、精進 实修 溶于法中

《九评》横空出世，我对中共才真正的了解，才真正知道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才真正明白师父在正宇宙的法，大法徒必须助师正法，揭露中共邪恶是为制止迫害，而救度众生才是反迫害之基点。

不懂电脑，但我一直在做资料。不懂或根本不知如何做时，有同修的支持和帮助，也有时是师父教我（因技术上能帮我的同修不在身边），遇到问题，突然想那样做试试，常是一试即成。平时送资料时，了解同修需要什么资料，需要多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因为我上网能第一时间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又能早看到、多看到大法网站的文章，所以别人有事也常和我切磋。

师尊要求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精進要旨二》〈理性〉）。我是一名高校退休职工，要求自己真相资料不离身，平时出门前第一想到的是资料是否带好带足。购物一般带一些自封塑料袋装好的单张资料、小册子、光盘、《九评》等，顺手放在车框里或别人容易拿到的地方，很方便；去公园一般要加带一些真相贴；比较了解的同事、邻里加带《忆师恩》，让他们多了解一些大法、大法徒。《九评》非常珍贵，我总想当面送给人。去商场购物给看车或同行，送一本《九评》，他会很高兴。

一次，购耗材时给卖电缆人一本《九评》，他很感激，第二天，看他正在认真的看。

在多次讲过真相的基础上，我登门拜访劝同事及全家“三退”，原科室的同事已做遍。我还利用单位组织集体活动，有针对性的准备资料。一位原处长常去儿子那里，他儿子是美国微软一名工程师，我就给他“神韵”光盘和《九评》；一位教授兼行

在某拘留所，犯人打学员，还用一种不曾有人说过的体罚——你站在那儿，他端起一盆水猛的直泼向你喉咙，使人倒憋气，有瞬时窒息的感觉。我过去站在被折磨的同修前面，他们把我狠命推开。有的同修被打的鼻青脸肿，还有被折磨成一拐一瘸的相互搀扶着。

我又被送到另一公安局，两个人把我领进一办公室，把沏好的茶放在我眼前，大姐长、大姐短的很尊重我的样子。这是我绝食绝水第五天，嘴唇粘在一起。我想，我是来证实法的，是来叫人真正知道法轮大法好，知道是政府搞错了。不说话怎么行？我边喝水边和他俩讲，听他们自己介绍一个是××主任，一个是××大队长。

他们听的很认真，还不时的询问：“法轮功真那么神吗？你真是一直逐级反映吗？天安门警察真那么野蛮吗？”后来他们说：“你是老师吧，都把我们说服了。回家吧！我们送你回去，不然就打个电话，叫家人来接你！”我说：“来了我就没想回去！你们对好人想抓就抓想打就打，哪还有点王法？老百姓想通过修炼得到一个好好的身体、想做一个好人都不能，这叫什么人的生存权？打电话不等于告诉你我家地址了吗？你们知道我住哪儿了，那单位、所在地、家里人都要受牵连。你们根本就不该抓我们，现在只有不加任何条件的让我自己回去！”那个主任说：“我们得把你交给你家里的人，不然家里跟我们要人咋办？去街上电话亭去打，我送你去，不然就用手机。”电话亭、手机都很容易查清楚，我摇摇头。

这时进来一个好象不是这里的人，自称是大队长，他说：“你给她手机用用，然后教她如何消除。”我被欺骗了，很懊悔也很生气。他们和好的说：“大姐，你回去吧！我们能送你去劳教吗？”结果，片警、单位保卫处长、我老伴、女儿都来了。说是接我回去，可到我住地派出所门口，又说是让家里人先走，我得作一下笔录。一会儿又说上边来电话得过两天再放，我又被非法送到本地看守所。我自然的绝食绝水，并没有口渴和饥饿的感觉，直至老伴把我接回家。

但是，我还在被监控之中。十一月份，我用的计算机、打印机，还有一本《转法轮》被抄走；父亲住院我去护理，又是询查又是外调，搞的全家、乃至我父母家都不得安宁。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的一天上午八点多，单位党办主任、保卫处长、片警来到我家里，要绑架我去洗脑班。他们没有办法说服我，又来了院长、书记。嚯！又来了上一层单位保卫处的处

样。没过多久他自己主动辞去了领导职务，提前退休。

从一个有权有势的领导，一下子变成了无权无势无人理的退休人员，影响是方方面面的。送礼探视的没了，冷嘲热讽的多了，前呼后拥的感觉没了，指指点点的多了，特权福利没了，麻烦困难多了。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亲戚朋友也一下子人间蒸发，除了少数朋友之外，我家整月整月没有一个人来，连亲戚都不来往了。

这种情况我是能想象的到的。对于利益，我并不在乎。但是，看到原来很多支持我的人，一下子走向了反面，我非常的痛心。尤其是我的父亲，为了我的事情到处奔走，说了无数的好话，为我争取到一些所谓的机会，都在我斩钉截铁的态度面前变成白费。我能体会到他的痛苦和苦心，但我决不能妥协。看到他一次次生气、痛心的样子，一次次站在恶警那边说大法的坏话，我真的很难过。

我经常想，我没走出来证实法，我周围的环境还挺好，好多人都表示出对大法的支持。我走出来证实法，他们却一个个的走向反面，我真的做错了吗？我自己也面对一些非常困难的局面，也曾在很困难的时候对自己说，走出这一步，就没打算能活着回去。但如果他们就这样下去了，我对的起他们吗？

这个疑问始终都没有解决。我一年的劳教期满之后，回到家里。因为恶人的骚扰，我很快就搬出去住，不久，就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恶人并不放过我，三天两头到我家里要人，先后几次把母亲关进洗脑班，四次传讯父亲追问我的下落，有一次父亲出门路上突然被他们绑架到派出所，象审犯人一样审问他。但父亲坚决不配合他们，因为父亲不可能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儿子。

恶警气急败坏，又去千里之外的我妻子家里找我，诬陷我是杀人犯，说什么我逼同修不吃药最后致死人命（我离开后二三年几乎没和任何人联系，包括家里的亲人，谁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最后人没找到还是罚了岳父岳母二千多块钱。

从我消失后，我家楼下固定有一个人监视，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能看到他，晚上直到很晚都不走，一直到两年多之后才撤。

流离失所中的我还是会一再想起这个问题，象我父亲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随着正法进程往前，我家的环境越来越好。母亲回来了，楼下的岗也撤了，而家里终于建立了和我的联系通道，能和我正常联系了。我在流离失所的几年里，建立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父亲看到我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态度也在一点一点的变

化。在充份体会到恶党的邪恶之后，在一次次同恶党的抗争过程中，他也发现，原来恶党也并不是象他想象中的那样可怕。现在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交了一些新朋友，每天乐呵呵的出去玩，晚上回来就拿着收音机收听国外的广播。三退的事情出来不久，就发表了声明，很好的选择了自己的未来。

我哥哥因为我也受到牵连，在单位里不能提干，原本关系很好的兄弟有几年都没怎么说话。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拿了近一年的双份工资，而且现在调到了新的岗位。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正常。他也发表了三退的声明。

在我被抓期间，许多亲戚朋友都与我家没有了来往，几年之后，我再见到他们其中的一部份人时，他们看到我比原来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么聪明，又经历了这么多，将来一定能成大器。我的亲身经历也使他们更加认识到了邪党的邪恶。

几年之后我回头看这段经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当初我所维持的那个小环境里面掺杂着各种因素。很多常人不能或不愿意了解真相根本的原因还是怕心掩盖了他的正念。利用亲情，利用一些其它的条件去帮助他，可能有一些效果，但在根深蒂固的怕心面前，效果都是很脆弱的。当他真正看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真正削弱怕心，强化正念时，他就在真正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有个例子：有段时间我在劳教所里被严管，几个月都不能见到家人，父亲很担心我的情况。就找了一些警察以其它名义来看我，他顺便能和我见一下面。当时我腿上长了个疮，经常流血，低烧近两个月，身体比较虚弱。突然被叫到办公室，看到有七八个警察坐在里面，父亲也在。父亲看到我的情况，心疼的不行，其他人也各演各的角色攻击大法。我不慌不忙的一个个的对他们进行反驳，将他们一个个驳斥的哑口无言。当时父亲急的一个劲的说：“你真是，你真是啊。”我虽然明白他的心，但我第一要做的就是向这里的所有人讲真相，做的堂堂正正。后来知道，父亲回家后，不仅没有更担心，反而很高兴的和母亲说：“这小子真行，满屋子的人辩不过他一个，看来他还挺好。”

师父在《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道：“可是有一点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正念正行，你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是真的很危险而又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时也不能没有正念哪，无论什么情况下你也不能动摇对大法的根本信念，因为这时你即使想不通或者哪件事情没做好、没过去大关，甚至会失去人体离世，也

那感觉真好！象是在飘，不知多长时间，也许几分钟，也许几秒钟，我们被警察、便衣拖进车。是谁狠狠的推了我一下还骂骂咧咧。我问：“你是什么人？嘴里不干不净的，哪有人民警察的形象！”一个恶警口出恶言，还要骂师父。我急了，人心出来了，常人话脱口而出：“你能耐，警察当的又野又蛮。”他很生气，用电棍狠命的向我左肩砸下来，只有点木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

紧接着这辆车急着到天安门门洞里，又押上被绑架了的几个人，驶向天安门派出所。在派出所，我没听见一个人报自己姓名和地址。警察看到这些无法制服的人很生气，一会儿踢这个一脚，一会儿给那个一拳，一个警察竟拽一人的头发狠命的把头往墙上撞，真是没有人性！被绑架来的大法弟子被分成几组，我们被困在一个小空场里，轮番有人问这问那。

一女警走近我说：为什么来天安门？我看了看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得保证能把我的话反映上去，我是放下生死来说真话的。她瞪圆眼睛看我一眼，走了。

天安门每天都绑架很多前来请愿的人，容不下就随时往外输送。我这次在天安门被绑架共七天，入出九个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拘留所等。不管被非法关押到哪儿、环境好坏，我头脑都非常清楚。我的原则是：出来是证实法的，要显出大法弟子的正气、胸怀和理智。

一直到第四处所才有第一次吃饭的机会。我问自己：我是犯人吗？为啥来吃犯人的东西？我没有吃的欲望，就自然绝食绝水了。同时，对不尊重的询问从不回答。在一派出所，一个警察坐在椅子上，嘲笑似的看我站在门口，对我问这问那，又问：“你怎么不说话？”我说：“你别搞错，我不是犯人，是和你一样的合法公民。”他搬一把椅子过来说：“请坐。”我和他谈了起来，谈什么是法轮功、为什么到天安门去证实法、法轮功没有组织，是修炼的人自觉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好人、更好的人……到吃午饭时我劝他先回家吃饭，免得家人等着不放心。他很受感动的小声说：“你受到这么不公正的待遇，还在为别人考虑，法轮功都是这样的吗？”我肯定的回答：“是的。”

在另一派出所，一个警察把我单独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我给你个机会，你说出是哪儿的就送你回家，好就在家炼，别再出来了，弄不好工资都没有了，以后咋生活呀！”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最后他说：“我想说服你，你倒给我上上课了。嗨！回去吧！”



会后，儿媳、女儿都以写信方式劝我要慎重，要为全家考虑。我也再三理了理自己的思绪：师父伟大、大法博大精深，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路不会错，我必须坚定的走下去。就此写下了“生死抉择”一文，记录了自己的心声。

从那以后，单位找谈话，什么又暂不发奖金啦！年终评定政治不及格（带来的后果是不能长级）啦！并以部门合并为理由，取消了我的行政职务。

九九年九月十日，我曾写给书记一封信（书记是市政协委员），再一次介绍了法轮功并表明自己坚修大法的志向，同时请书记以自己的身份了解法轮功并直言向上级汇报。

派出所今天找去填表，明天又找单位要保证，后天又来家里威胁。搞得我周围环境很紧张。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的一天，单位保卫处长招呼我去保卫处，是片警找我。片警说：我妻子没在家，我得去接孩子，你的情况都知道——很坚决。你签个字，我好去应付一下。

过几天，我做了个梦，眼前一棵大树。心里很清楚得上这棵树，这是我必经之路。刚到树上，这树被狂风刮的疯狂的摇晃，我手握紧一树干，脚踩实一大树杈，心里想，任你再疯狂也没办法把我甩下去！突然，我随大树杈一起掉下来（树杈很大，几乎占树的二分之一）。醒后，我琢磨：这么清楚，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明白了，我是因为执著人情面子被利用了。

我马上找到保卫处长说：片警来作笔录我没来得及看，是因为人情太重而被利用了，你得跟我去派出所要回笔录毁掉或改好！你知道我修大法从来没含糊过。处长答应说他去办，带我去效果不好。他感慨的说：你真是老师的好学生！这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受“抹去兽记”的启发，我才写严正声明。

从二零零零年以来，我多次给人大常委会、信访办、中央领导以写信的方式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应是派出所找我作笔录，我如实讲了我多次给政府机关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呼吁，希望能正面看待法轮功，挽回因偏听偏信打压法轮功所造成的损失。并要求一定要把笔录交上去。但是，打压还在继续，并愈演愈烈。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我与另外三位同修去天安门，我们从西客站上车，两位同修在公共汽车路过天安门时打出面对广场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大横幅，我与另一同修各带两面小横幅进广场。看准机会，高举横幅向人多的地方，向旅游团走去并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我师父清白！”

会照样圆满，（鼓掌）因为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是这场迫害给你造成的，所以千万要注意。你那个时候要突然间转向、一下变不好了，那你所有的一切可能就完了。大家正念一定要足，虽然没过好一关，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不能动摇。”

我体会到：我们在正法的路上，只要自己做正，那么就是在走最正的路。我们做的好时，就会正身边一切的环境。也只有当我们自己真正按照法的要求，按照师父给我们指引的路去走，才是真正正确的。因为我的行为，身边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一时看起来好象变的比以前糟了，但是那不是真的变糟了，当我真正做的好时，一切都圆容到真正好的状态。

在今后修炼的路上，我更要放下一切人的执著，放下一切人的观念，不计一时的得失，走真正的助师正法之路。

## 得了法的生命是最幸福的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不知为什么，“修行”在我心目中总占有重要位置。我相信神的存在，很尊重“修行”的人。

### 一、入道、得法、其乐溶溶

一九九六年“五一”前，每天给孩子收拾房间都发现有一本书放在书桌上，我总是很习惯的顺手放进抽屉里。可在“五一”那天，觉的这本书这么漂亮，写的是什麼？翻开一看，哎呀！是本宝书，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呀！我读啊读，书中的法理深深的吸引着我，越读心里越亮……真有这么好的事，不用出家，在常人社会中也能修炼圆满。

女儿告诉我这是法轮功的书，她们单位有位医生修炼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她说她去学炼功动作，回家教我（当时不知道哪有炼功点）。我用心学动作、炼打坐（静功）。每次炼完都会觉的很轻松。

炼静功开始腿很疼，疼也得坚持，因为师父书上讲炼功腿痛是消业。大约过半年时间，我在床上炼静功，腿又疼又麻咬牙坚持着，实在忍不住了，想起师父的一句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就觉的自己的胯骨慢慢的开了，腿不那么疼了，从此再打坐两条腿都能放平，且盘腿时间达到两个半至三个小时，两小时炼静功，其它时间盘腿学法（自九九年“七二零”起觉的时间不够用，所以一直是按静功带每天炼静功一个小时）。在一次学法会上盘坐了三个半小时。静下来的时间也长了，象坐在鸡蛋壳里的美妙感觉也常有体现。

更神奇的是：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已经绝经一年半的我真来例假了，真象师父说的那样：“来例假，但不会多，在现阶段那么一点，够用就可以了”（《转法轮》）。

同修提示，我抱轮时右臂低，我却觉不出来，照镜子炼时一看，真是，还差不少呢！为什么？噢，我咋忘了右臂原来伸不直，往后够后背比左臂差很多。现在再试试，太神奇了，两胳膊一样，根本没有原来伸不直的迹象。

更主要的是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生是为了到人间得法，在大法中修炼，返本归真，返回到你原来的本性上去。我认为人能坚定的修大法是大智慧，从而奠定信师信法、坚定修炼的信心。

就这样，我们有炼功点，有学法小组，有法会，同修互相切磋，比学比修，每天乐呵呵的沐浴在学法修炼中。

## 二、学法、护法、修在其中

修炼法轮功能使顽疾痊愈，人心向善，道德回升，挽救无数面临破碎的家庭，他能使社会安定、利国利民，所以修者日众。可社会上总有人想搞垮他，今天禁书，明天在报刊上喊法轮功有问题。九九年四月竟出现天津学员被抓的事件。这事牵动着我们全体修炼人的心，所以出现了九九年“四二五”上访。

更不可理解的是九九年“七二零”的迫害。那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早晨片警到炼功点看着。炼完功我们去上访，在上访路上有很多人被绑架，我被绑架上车拉到××体育馆，被绑架来的同修都被关进一个大馆里。大家有小范围的切磋、有的背法，记的最清楚的是一位同修大声讲：“师父告诉我们，‘一个不动就制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我心在流泪，对师父说：弟子记住了，是坚修大法的心不动，就能应万变制万动。晚上，我和同修才被放出来。本想第二天还要去上访，因为当时认为：这是政府对法轮功的误解，只有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才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如何好，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向政府说清、证实，责无旁贷。

可第二天一大早，就通知我去单位，我带好内衣和水杯，真是本片警长和另一警察在等我。我们谈了好长时间，中午都没吃饭。我告诉他们，我炼功是因为《转法轮》书中的法理吸引了我，我就是想做这样的修炼人，我不喜欢现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争争斗斗。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能使人道德回升、社会安定、家庭幸福。我列举了一些我们炼功点儿相关的实例。我还告诉他们：我就是要向政府说明是政府搞错了，是政府误解了法轮功，是有人故意搞的，想借此捞政治资本。

我说：因为法轮功好，修的人才这么多。政府这样偏激的一意孤行会伤老百姓的心。看得出警长眼有些潮湿，很受感动的说：我不能让你走，要出事的。我答应他，我不会出事。他一再强调，有想法时要冷静，不要贸然行动，要先与他联系，他会保护我。

下午二点多才让我回家。刚到家，接到一个电话：“下午三点看电视，我姓X。”打开电视，正在播报“重要新闻”。心想别太情绪激动，把它听完……。

我调整好自己心态后，就奔往府右街——“信访办”所在地，一路上到处是关卡，我们被截在“信访办”门口那条街外，又绑架了很多。可没人理我，我找到有收容车的地方，说明我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

那警察一愣，说：“上车吧。”一会儿这辆车上的人就满了，车后面还跟着空车。我们被拉到××体育馆，体育馆里人山人海。一会儿又被转到××小学，这儿由军人把管。把拉来的人分开，我们有七、八个人被带进一个教室，开始被审问，又逼着写保证书，又照像，二十三日下午被放。

我没写所谓“保证”，只在那里留下了一篇“我的心里话”。内容：一、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做好人，利国利民；二、政府误解了法轮功，是因为有人有个人图谋；三、真正修法轮功的不会放弃修炼，不管社会环境如何。

我又特约当场一负责人单独谈国家对气功的政策，以及修炼法轮功的超常，他很通情达理，约半小时后他被人叫走了——说领导找他。

## 三、敬师信法、生死坦荡

二零零一年初央视上演“自焚”伪案后，全家都很害怕，就策划了一个劝说我放弃修炼法轮大法的家庭会，老伴、儿子、儿媳、女儿，还有一岁多的小孙子都到齐了。孩子们哭哭啼啼，老伴也哭了说：咱别炼了！我告诉他们媒体是伪造的、是欺骗。他们不信，说，“没有人会明明白白去送死。”我对他们说：“你们有人也看过《转法轮》，书中明明白白写着修正法不能杀生，也不能自杀，怎么会‘自焚’呢？‘自焚’了没有了身体还能在常人社会中修吗？你看那刘××说什么人烧了后冒白烟，法轮大法书中哪有这种话？真正修大法的一看就知道是造谣，没人会相信。”老伴说：“就算是假的，你看那阵式，咱惹得起吗？这是打压的前兆，文化大革命屈死多少人！”我表示一定要修真善忍，绝不放弃。